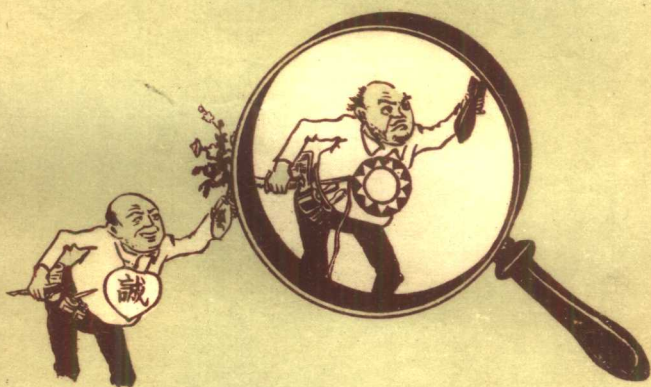


照妖鏡下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



通俗讀物出版社

4480

反
社

照妖鏡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黃 敏 唐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主要從文藝戰綫這個角度上揭露和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通俗小冊子。內容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揭露反革命黑幫頭子胡風及其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歷史；第二部分揭露胡風集團二十年來用反動文藝理論進行“挖心戰”的罪行；第三部分揭露胡風集團用反動文藝作品毒害人民的罪行；第四部分指出，我們應當從這一事件中吸取教訓，展開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書號：0603

照妖鏡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著 者：黃 敏 唐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餅胡同73號)

印刷者：外 文 印 刷 廠
(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932 1/32

印數：1—42,600

字數：19千字

1955年10月第一版

印張：2 3/8

195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 一角六分

定價：一角六分

目 錄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歷史.....	1
二	胡風集團用反革命理論進行的“挖心戰”	24
三	胡風集團用反動作品進行“挖心戰”	45
四	從胡風事件中吸取教訓和展開肅清 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63

一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歷史

胡風集團是一個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服務的反革命集團，它的基本骨幹，是由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組成的。胡風集團中的許多人，出身歷史很複雜，幹過許多血腥的勾當，在他們的歷史裏，充滿着卑鄙的、醜惡的、骯髒的反人民的活動。

現在我們舉幾個例子來看看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們究竟是些甚麼人：

胡風集團的頭子胡風，出身於地主家庭，他的大哥張名山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當地農民叫他是“五毒”，又叫他“恒豐堤內一霸”。張名山在鄉裏強佔土地，毒打農民，強索地租，搶奪漁船，姦污婦女，——“五毒”俱全，無惡不作。

胡風的家庭用各種殘酷方式剝削農民，他家放債，月利百分之十二，利上翻利，剝削驚人。在胡風家的壓迫與剝削之下，當地九十多戶近三百口靠燒窯爲生的窯民，實際上成

了胡風家的奴隸，密民們窮得被稱爲“蜜花子”，而胡風家却在這條血腥剝削的道路上迅速“發達”起來，成了當地一大富豪。胡風就是仰仗他的大哥，靠喝勞動人民的血汗長大的。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革命高潮的影響下，胡風曾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但接着，在一九二五年的北京，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嚇昏了頭，他堅決要求允許他退出了團。以後他就到江西“剿共”軍中做反共的政治工作去了。後來又到日本去混了一個時候，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回國以後，他在上海混進了左翼文化團體，從內部進行了種種分裂破壞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到了武漢和重慶，這時他和國民黨特務頭子有了聯系。

胡風分子阿壠，原來是國民黨的軍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讀了幾個月，不上前綫，却到胡宗南的“戰幹四團”做少校軍事教官去了。一九四六年，他在蔣匪陸軍大學受訓，畢業後任戰術教官。

胡風分子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中美合作所”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綠原曾在“詩”裏把這個陰森恐怖的地方和他們自己作了描寫：

家住在

青面獠牙的曠野；
在荒涼的高峯
同暴雷答話的
吃死人的鷺鳥
是我們底伙伴。

胡風分子方然，出身於大地主的家庭，他的祖父和他的母親都是大惡霸。方然的祖父朱雅亭，在一九二五年前後當了反動的“團防局長”以後，積極反共，還向農民勒索槍支費、服裝費、辦公費等種種苛捐雜稅，把從農民身上搶劫來的錢再放高利貸給農民。許多農民被他弄得家破人亡，到現在還忘不了這個仇恨。方然的母親是當地農民稱之為“白毛”的一個女光棍。這個女惡霸有一批和惡狗一樣吃人肉喝人血的乾兒子——土匪、特務、流氓。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匪特的活動，大都在她的指揮下進行的，搶奪來的財物，也是在她家分贓的。

方然遠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前，就參加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復興社”，而且以後一直同國民黨大特務頭子陳雪屏等保持聯系。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混入延安，像阿壠一樣，在延安只潛伏了幾個月，很快地回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參加了胡風集團。

胡風分子莊湧，出身於大地主家庭，他的叔父莊雨久，綽號叫“二縣長”，是邳縣一個有名的惡霸地主，曾逼死人命多條。莊湧一點也不比他的叔父遜色，一九四六年人民解

放軍撤出他家鄉後，莊湧帶領着一隊反革命武裝回到家裏，在家裏私設公堂吊打農民，實行倒算，逼死、打死農民五人。

胡風分子蘆甸，也是出身於大惡霸地主的家庭。一九三三年，他進了國民黨舉辦的貴谿縣偽幹部人員養成所，成為偽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貴谿縣縣長周匪忠恂的“得意門生”。他受訓六個月以後，回鄉積極組織和訓練“瀏共義勇隊”，做“瀏共義勇隊”督練員。一九三五年，他被提昇為該縣第二區第一聯保辦事處聯保主任兼第十二保保長，積極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工作。一九三五年，他到偽南京中央教導總隊軍事營受訓。以後被派到偽杭州集訓總隊任班長，曾到蚌埠為國民黨招募新兵。一九三七年又被保送入偽黃浦軍校十四期去“培養”，在那裏參加了國民黨。以後又受過偽政工人員訓練，做過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的分隊長、指導員等職務。

胡風分子賈植芳，當過蔣匪陸軍少將，做過國民黨軍統系統的機關報“掃蕩報”國內版的編輯，編過戰犯孔祥熙辦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做過專門檢查進步書報刊物的國民黨反動機關新聞檢查局的檢查官，一九四二年在陝西參加過土匪武裝，一九四四年在國民黨郝鵬舉部隊中當過“參議”，一九四五年拜過蘇北大流氓頭子王三太爺做師父，販賣過婦女。

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大體上就是由這麼一批傢伙組成的，可以說，在胡風集團裏集中了一切種類的反革命分子，

就好比是一個垃圾箱，在這裏盛的是舊中國的最反動、最瘋狂、最骯髒的一堆發出惡臭的東西。

二

就是這麼一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二十多年來，混在人民陣營內部，掛着“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教授”、“馬克思主義者”、“魯迅門生”的招牌，裝出一付“革命”的樣子，用各種巧妙的辦法，暗中反對革命、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宣傳極端反動的理論，進行了種種陰謀破壞的活動。

胡風是在一九三三年左右混入革命陣營的。那時他剛從日本回來後不久，一方面用張光人（這是他的真名姓）這個名字在國民黨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做編輯，另一方面用谷非這個名字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藝組織）做盟員。從這時起，胡風就從革命文藝界內部開始他的破壞活動了。胡風自己一方面參加“左聯”，一方面却在組織以外拉攏一些人，自成一派；同時硬把在“左聯”組織內堅持工作的人們，說成一個宗派。他曾不斷地給當時“左聯”領導下的中國新詩歌會搗亂，並且挑撥一些詩人與詩人之間的關係。

但更惡毒的，是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進步文藝界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組織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胡風對魯迅所進行的一系列的包圍活動和傷害活動。當時的上海是

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同羣衆和地下共產黨員的接觸是十分困難的，胡風利用了這種困難條件和我們工作上的一些缺點，在魯迅面前進行挑撥離間。他首先是想破壞魯迅和茅盾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其次是挑撥魯迅和黨員作家——如當時在上海的周揚、馮雪峯和夏衍等之間的關係，企圖把魯迅從同我們黨的親密關係中拉開。胡風經常在魯迅面前說別人壞話，並且製造一些惡毒的謠言（如說魯迅是托派），中傷魯迅。他的這些行徑曾引起過魯迅的懷疑，魯迅在逝世前曾說：“真摸不透胡風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到這裏來，總是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胡風的惡劣行徑是起了作用的，這就是引起了當時文藝界的一些糾紛，給工作帶來了一些損失，使得當時在病中的魯迅的心情很不愉快。

胡風包圍、傷害魯迅的活動，是背着人在暗中進行的，因此今天我們還不能查出他在這件事情上到底犯了多麼大的罪，我們也還不知道，魯迅的逝世是否與他的傷害有直接的關係，正如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日本共產黨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被日本特務機關所捕殺，是否是出於胡風的告密一樣。

魯迅逝世以後，胡風就掛起“魯迅繼承人”的牌子來了，每逢紀念魯迅的日子，他總忘不了要寫一篇“紀念”文章，對魯迅加以種種歪曲和污蔑。這個無恥的惡徒，在魯迅生前極盡了造謠中傷的能事，在魯迅死後又公然侮辱魯迅，並且借魯迅的名義反對革命，把魯迅當作他反對革命的資本。這樣，打着“魯迅繼承者”和“魯迅傳統保衛者”的旗

子，躲在這面旗子後面向革命文藝隊伍施放暗箭，並且對魯迅進行種種歪曲、污蔑，就成為胡風集團的“傳統”了。胡風分子們都是言必稱魯迅的。他們寫了許多關於魯迅的文章，甚至還著書立說，裝出一付稱讚魯迅、崇拜魯迅的樣子，在種種“讚美”言詞的外衣之下，盡量貶低偉大魯迅的價值，甚至侮辱魯迅。他們時而說魯迅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以抹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對魯迅思想發展的決定性的影響；時而說魯迅是“市民階級”的代表，以否認魯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胡風更惡毒地污蔑魯迅，說“跪在地上畫圓圈的阿Q”就是魯迅自己，以“證明”魯迅也有着‘精神奴役的創傷’！

就如同蔣介石是舊中國的最後一個反動統治者一樣，胡風是舊中國最後一個大文氓的文化特務。

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跑到了武漢，在這裏，他創辦了“七月”雜誌。他創辦“七月”的目的，是想通過它招引來一批氣味相投的人，以組織他的反革命集團。就好像蒼蠅喜歡臭茅廁一樣，這些人在胡風的文章裏聞到了一股“可愛”的氣味，於是就都歡歡喜喜地向他飛來了。這些人就是：阿瓏、綠原、曾卓、蘆甸、賈植芳、路翎、方然、魯藜、柏山、冀沅、呂焚、化鐵、羅洛、莊湧，等等。

除了利用“七月”組織他的反革命集團而外，胡風還把

“七月”當做他向讀者公開宣講反革命“道理”的“講壇”。胡風向文藝青年們說，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要不得，它會“妨害創作情緒”，勸他們不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反對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性和政治傾向性，也反對忠實地反映生活；他講究的是“主觀精神”和“搏鬥”。他反對作家上前綫，罵他們是“前綫主義”。他咒罵革命作家是“文學上的投機主義”，等等。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胡風到了桂林，住在無恥下流的文化商人兼國民黨特務胡危舟的家裏。在這裏，他用他集團中的反動地主朱谷懷從家裏拿來的田租建立了反革命的出版機構，陸續出版了路翎的最反動的作品之一的“飢餓的郭素娥”，以及他的集團中許多人的詩集——即所謂“七月詩叢”。胡風在這些書的“序”和“引言”裏，把路翎和“七月的詩人”們大大地吹捧了一番，把他自己也大大地吹捧了一番，把革命作家、進步作家大大地咒罵了一番。

做完了這些卑鄙勾當之後，胡風就在一九四三年回到了重慶。在重慶，胡風在國民黨大特務王芑生主持的國防宣傳處工作。這時，胡風通過路翎把舒蕪拉進了他的集團。舒蕪當時正是“厭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覺得自己所要求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個性解放’，碰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簡直被壓得抬不起頭來”。①這

~~~~~  
① 舒蕪：“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就正好被胡風利用來作為他反革命的工具。事實上，從舒蕪加入胡風集團那一天起，直到他宣告脫離胡風反革命集團為止，他一直充當着胡風集團的“哲學家”，瘋狂地進行了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宣傳和反共宣傳。

#### 四

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正當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壓迫而高漲起來的時候，胡風集團却在策劃一次對黨和人民的猛烈進攻：這就是積極籌備反革命雜誌“希望”，它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了第一期。這是一個清一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刊物。如果說：在這以前胡風還只是在各個刊物上零零星星地放“冷箭”，那末，他現在就是使用着“集束手榴彈的戰法”，率領着他已經組織好了的全班人馬上陣作戰了。

他們的鋒芒首先是指向黨，指向馬克思主義。

在“希望”的第一期上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接着，在第二期上發表了他的“論中庸”。在這兩篇文章裏，胡風反革命集團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偽裝，瘋狂地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主觀唯心主義，咒罵共產黨，已經完全超出了文藝問題的範圍。

他們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宣稱：“人類歷史是一部主觀作用的歷史”。他們把共產黨稱為“機械——教條主義者”，“理智主義

者”，“中庸主義者”；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目前的最惡劣的傾向”，是今天“最有害”的體系。他們反對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說那是施行“外科手術”，因而高喊道：“外科手術必需從速停止！”他們詛咒民族解放戰爭一定勝利，中國人民一定要推翻國民黨反動派而當家做主的必然法則，說相信必然法則的人必然“絕滅”！

這就是從胡風集團裏發出的瘋狂的喊聲，這喊聲在“希望”上面匯合成了一片瘋狂的反革命大合唱，胡風分子們各個在這個大合唱裏唱出了他們自己的分部。

首先，胡風自己寫了“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裏面”，堅決而全面地反對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阿壠寫了“箭頭指向——”，把他們反革命的箭頭指向了黨和人民。方然寫了“釋‘戰鬥要求’”、“釋‘過程’”，狂熱地鼓吹唯心主義，反對唯物主義。此外，還有路翎、賈植芳等人的反革命的小說創作，綠原、冀沅、魯藜、孫鈿、化鐵、朱谷懷等人的反革命詩歌和耿庸等的反革命雜文。

這就是胡風集團向黨和人民所發動的第一次公開的、猖狂的進攻。

這個進攻發動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之後，並不是偶然的，他們懼怕在整風運動以後中國革命會有更大的發展，全國人民會有更高的覺悟；這個進攻發動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更加猖狂、國統區民主運動一天比一天高漲的情勢下，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國民黨反動勢力向革命力量進攻中的一

個思想上的配合。

當時，重慶進步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曾由馮乃超同志等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對“論主觀”和“置身在爲民主的鬥爭裏面”這兩篇極端反動的文章提出了嚴正的批評。但胡風却極端仇恨這樣的座談會，罵首先發言的茅盾先生爲“抬頭的市儈”，罵其他接着說話的同志爲“抬脚的作家”，由於侯外廬同志指出了“論主觀”在論到人生觀方面和意大利法西斯哲學家培利的“行動哲學”完全相同，其歷史觀點是來自托匪布哈林的“均衡論”，胡風更特別懷恨在心，罵他爲“政客哲學家”。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發動了內戰，向解放區進行全面的軍事進攻，同時，頒佈了“戡亂”法令，加緊了對國統區進步文化的迫害：封閉報館，查禁書刊，迫害作家，暗殺綁架，橫行霸道，成爲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最後也是最黑暗的時期。

從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胡風集團的反革命出版物在各地大量出現，計有：“呼吸”、“泥土”、“荒鷄”、“螞蟥”、“橫眉”、“蜀道”、“青光”、“新民副刊”等十幾種雜誌、副刊和叢書。

胡風還建立了“希望社”、“泥土社”等反革命出版機構，從國民黨那裏領來了“戡亂紙”，出版他們的反革命著作。

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政治進攻相呼應，胡風集團也



正在各地招兵買馬，建立據點，準備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施以打擊。

他們首先對於尖銳地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在人民羣衆中發生重大影響的作品，進行攻擊。例如對陳白塵的“陞官圖”，他們咒罵道：“看‘陞官圖’我們就彷彿看見了作者是一頭性慾勃發的動物，在生活裏面得不到性慾的滿足，便暈癡癡地到作品中去舞台上，讓觀眾或讀者和作者自己一道在他所‘創造’的人物裏面狂嫖一通去求得滿足。”“陞官圖”所以才“在上海一連上演四個月，一百幾十場，轟動了全市”，而“劇作者陳白塵先生也因此發了財，有了金條，住了洋房，買了全新的西式傢俱”！❶——這是多麼下流的謾罵和多麼惡毒的污蔑！胡風分子們為什麼對“陞官圖”及其作者表示了如此深刻的仇恨，並且敢於連觀眾也一起加以侮辱呢？原來這是因為“陞官圖”辛辣地諷刺了他們的主子——蔣介石及其集團的荒淫無恥的生活。這個戲的確如胡風分子們所說：“轟動了全市”，而且，轟動的情況在上海話劇演出紀錄上是空前的。觀眾說：這個戲為老百姓出了氣。說這個戲罵的就是國民黨，罵得好，罵得痛快！當戲演到最後，觀眾常常忍不住站起來鼓掌歡呼。這個戲當然是把國民黨反動派惹火了，劇團負責人于伶經常被傳去“問話”，演省長（蔣介石的化身）的藍馬受到特務的威脅，叫他“不要

❶ “泥土”第四輯。